

中国历代宫廷丛书

# 辽夏金元宫廷

王蕴冬 刘肃勇编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辽夏金元宫廷

王蕴冬 刘肃勇编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邮政编码 710061)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2 插页 130 千字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5418—0467—3/K·72

定价:2.90 元

## 内 容 提 要

辽金起于东北，西夏建基甘宁，元代兴在内蒙，他们群雄纷争，进兵中原，使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出奇异的光彩。这些皇朝的宫廷内幕是个什么样子？这里给您讲了陵前断臂、风流太后、鸠占雀巢、父子谋主、后妃争位、甥舅倾轧、兄弟结党、淫妇执柄、烈女殉情、凤巢卵翼、鬼闹深宫等等宫廷奇事，读来使人兴趣斐然。

# 《中国历代宫廷丛书》

## 序 言

· 张 玉 良 ·

古老文明的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建立过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王朝，有数百名人物登上皇帝宝座。他们把自己封闭在皇城的大圈圈、中圈圈、小圈圈的宫廷之中，既过着类似天堂的生活，也处处充满着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争斗。

宫廷，是封建帝王的政治统治中枢；皇权，代表着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力。历朝历代，围绕皇权之争，后妃之争，权利之争，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姊妹之间，君臣之间，相互攀比，相互倾轧，相互排挤，相互争斗，甚至相互残杀，在宫廷生活中，演出了一幕幕宫廷秘史，奇闻异事：妲己惑夏桀，殷纣王酒池肉林，周朝太公望出身之谜，“卧薪尝胆”的史实与传说，秦始皇和吕不韦，王昭君出塞，曹操的铜雀台，隋文帝之死，玄武门之变，宋朝的烛影斧声，明朝建文帝之死，清朝香妃之谜，……等等。这些奇闻异事，有的被编为戏曲，有的写成小说，有的作为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但是，它们的历史真实如何？皇帝宫廷中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还有哪些奇闻异事、宫廷之秘不为人们所知，这套丛书将给予回答，并再现历史之真实。

通俗的介绍历史，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民间口头的传说故事起源很早；历史小说兴起于唐，繁荣于明；评书发达于

宋,历代不衰;历史戏剧萌芽于唐,明清已达到高潮。这些文艺形式,在普及历史知识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建国以后,表现历史题材的戏曲、电影、电视、小说、评书等等更加繁荣,同时也出现了由历史学家编写的“通俗演义”、人物传记、白话译著等通俗易懂的历史著作,在普及历史知识上做了有益的工作。正是受到前人的启迪,我们才编辑《中国历代宫廷丛书》,试用一种新的形式来编写真实的历史,作为一种尝试,是否受到大家欢迎,有待于广大读者的评估。

《中国历代宫廷丛书》,以历史文献的记载为依据,适当吸收民间戏剧、小说、评书、传说故事中合理的情节,组织对历史有研究的学者,以通俗的语言,编写每一个故事,并配以插图,力争再现历史真实,使人读来饶有趣味,并能丰富历史知识。全套丛书共十四本,分两批出版,第一批六本:两晋南北朝宫廷,隋唐宫廷,宋代宫廷,辽夏金元宫廷,明代宫廷,清代宫廷,1992年出版;第二批八本:夏商周宫廷,春秋宫廷,战国宫廷,秦代宫廷,西汉宫廷,东汉宫廷,三国宫廷,五代十国宫廷,将于1993年出版。

我们热切地盼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这套丛书,并希望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能给予大力支持和批评指导。

1992年春节于西安

# 目 录

.....

陵前断臂.....	(1)
瞒天过海.....	(10)
风流太后.....	(17)
鸠占雀巢.....	(26)
父子谋主.....	(33)
皇后蒙尘.....	(39)
太子含冤.....	(47)
倩女忠魂.....	(56)
一石二鸟.....	(64)
甥舅倾轧.....	(72)
兄弟结党.....	(79)
内乱叠起.....	(87)

海陵弑后 .....	(94)
矢志不渝 .....	(102)
弄巧成拙 .....	(108)
后妃争位 .....	(114)
天之骄子 .....	(120)
淫妇执柄 .....	(130)
烈女殉情 .....	(137)
佞臣蒙君 .....	(143)
秋水丽人 .....	(148)
淫乱后宫 .....	(157)
凤巢卵翼 .....	(164)
一后二妃 .....	(171)
鬼闹深宫 .....	(178)

## 陵前断臂

公元 927 年 9 月，辽朝上京临潢府。

时值仲秋，按理，应是天高气爽，万里无云，然而奇怪，此时却几乎是天天乌云密布，阴霾裹天，使得人心头象是压了块铅似的，好不沉重。

这天下午，城内一所豪华的府第门口，陆续驰进去几辆装饰极为考究的马车。凡稍有眼力的，不用说就知道这乃是贵族们乘用的车子。府第主人是耶律里德王爷，他是契丹贵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堂弟。他出身显贵，恃才自重，无论在贵族阶层抑或是朝中均有势力，连太祖有时也让他三分。

王府内院的上空，飘荡着一种神秘的气息。二十余名卫士，手持兵器侍立于王爷内书房两侧，个个脸上似包了层青铜，教人不敢直视。奴仆们进进出出，忙着端茶送水，间或彼此交换着神秘的眼色。驶进内院的马车被阻在二进院的照壁外，衣绫着缎、大腹便便的来客下了车，由内侍引入内书房。待来人进了内书房后，内侍放下暖帘，然后退出房外，垂手恭立。

内书房中，瘦骨嶙峋、被包裹在珠光宝气中的耶律里德坐在虎皮交椅上，与五六个贵族人物在低声议论着什么。那几个人各怀心思，神色有异，却笔挺地坐着，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此刻，一个预谋正在他们中间酝酿……

7 月初，辽太祖天皇帝耶律阿保机平定了渤海国之乱，将渤海国改称东丹国，由皇太子耶律倍主东丹国事，诸事安排妥贴，然后兴高采烈地回师临潢府。途中，一时贪杯，偶感风寒。他原以为区区小疾，抗一抗便能过去，便不以为意。没承想病



势日重，竟至一病不起，无药可医。7月27日，耶律阿保机驾崩于扶余城，年方55岁。

太祖猝死，是皇后萧平及众大臣始料未及的，一时间竟乱了方寸，没了主意，上下皆盯住萧平，看她如何办。那萧平强忍悲痛，镇定自若，指挥手下如此这般安排后事。第二天，她密令发丧，全军举哀。三天后，太祖灵柩启运，大军后行。至临潢府，灵柩置放宫中供祭。

太祖新逝，朝中无主，王室面临一个由谁来继位的问题。太祖有三子，皆为皇后所生：长子耶律倍、次子耶律德光、三子耶律李胡。其实，太祖在世时，皇储问题业已解决，长子耶律倍被立为皇太子，因此，不言而喻，由耶律倍继位是顺理成章之事。于是，以耶律里德为代表的王室成员联名向皇后呈请颁旨宣谕。不料，皇后萧平却把表章否决了，朝野上下不免议论纷纷。

原来，萧平对由谁来主政一事有她自己的打算。

萧平绝非寻常女子。她出身于契丹贵族巨家，是太祖元配妻子。萧平生就简重果断、胸有谋略，与耶律阿保机成婚后，便浴血疆场、戎马倥偬，是太祖开创帝业的得力佐助，太祖对她敬而重之，言听计从。太祖突然谢世，她不无悲痛，想到肩上山一样沉重的担子，她隐忍哀恸，沉重镇定地安排了太祖的后事。对王位之事，她考虑得更多。让耶律倍继位，未为不可。但皇子尚嫩，又新主东丹国政，不如多待一段时间，比仓促登王位好。当然，这是萧平堂而皇之的理由。其实，更深一层的意义她对任何人也未道出。皇太子耶律倍自幼不喜武功，终日埋头书卷，习字练画，这种习性令萧平极不喜欢。她认为长子绝不是封疆拓土、致力于巩固辽国政权的帝王之材，而这一切，

又非骑射武功极好的二子耶律德光莫属。后者仅是她的一个想法而已，至于如何实施，她尚未来得及过细考虑，况且时机亦不成熟。而眼下，对王室的一再催促，她必须尽快表态才是。

于是有一天，皇后萧平当众宣布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诏令：由她主政，掌朝廷内外事。

诏令一出，即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对和指责之说纷至沓来，不啻要将萧平湮没方才罢休。契丹发展至今，也不过是一个半奴隶制半封建的民族，女人的地位还不及猎犬，现在要由女人出头露面来统治男子，这岂不是乾坤倒转，天地易位？这样一来，有人叹息，有人切齿，有人诅咒。骄横的耶律里德一面公开站出来反对，一面私下用污言秽语对萧平极尽侮辱。他见一切无济于事，便预谋推翻萧平，取而代之，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不几日，临潢府城内传出一个谣言：“皇后萧平早有叛君之心，此次太祖猝死，是她暗中做的手脚……”云云。一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这天中午，萧平用过午膳，在寝殿午睡。她穿一件薄如蝉翼的粉红纱裙，乌黑的头发如瀑布般披散开来，铺在枕上。一条织锦云被裹住她佼好的身子，熠熠闪光。她侧身斜卧，微闭双目，浓黑的睫毛密密地遮盖住下眼睑，弯弯地柳叶眉安祥地卧在眉骨上，保养很好的脸上透着红润，极富韵致。一丝轻微的鼻息从如玉般的鼻子中呼出，那张樱桃般红润、小巧的嘴时不时地翕动着，似在梦中呓语。年届四十的她，看上去才三十出头。

一个莽撞的内侍神色慌张地急急跑进内殿，看样子像是有急事要报知皇后，正欲抬脚拾级，被一旁的侍女轻轻摆手阻

止住。萧平皇后立下一条规矩，她午睡时，即使十万火急之事，也不能搅扰，一应事情，待她醒来后禀报。敢情那个内侍匆忙之间竟将此忘置脑后，幸亏被侍女拦阻，否则将掉脑袋无疑了。

约摸过了一个时辰，萧平终于醒了。她揉揉惺忪的睡眼，伸了伸玉石一般细腻光滑的胳膊，侍女过来扶将起来，轻轻对她耳语一番。

萧平振作了一下，道：“宣他进来。”

早已等候在阶下的内侍进了寝殿，头也不敢抬，伏在地下奏道：“禀报皇后，外面风声雀起，如此如此……”他将街上的传言一五一十禀报萧平。

没等听完，萧平那张动人的脸已成铁青色，只见她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浑身瑟瑟发抖，尖声喝止住内侍，倏得站起身来，正待发作——继而却犹豫了，又重重地坐了下来，一动不动，犹如一尊泥塑。

此刻，她脑子里翻江倒海起来。她很清楚谣言出自谁口，是何用心。说真的，对耶律里德一类，她根本就没放在眼里，这等拙劣的雕虫小技，捅破它可以说不用费吹灰之力。倒是流言日重，街谈巷议，一旦引起民心躁动，对她这个尚不稳定的政权将是个极大的威胁。想到这里，她暗暗告诫自己务必要沉住气，理理思路，静下心来谋划一下对策。

她挥退左右，独自在寝殿中踱来踱去。目前，朝臣中除耶律里德一班贵族对她执掌国事持明显的反对态度外，其他大臣态度则很暧昧，一时尚难看清其真实面目，而萧平急于要搞明白的正是这一点，它关乎自己政权和地位的稳定。眼下要做的是清除异己，消灭隐患，稳定人心。但是采取什么办法，才能

做到既不露声色，又水清石显呢？这让她颇费了些心思。猛的，她驻足窗前，以手击掌，冷冷一笑道：“对，不若将计就计，不愁他鱼儿不咬钩！”

第二天，皇后主持朝议。她扫视了一下两班文武，见大臣们基本到齐，然后说：

“皇位承继之事，一直议而未定。国不可一日无主，久拖无益，今天不妨就将此事定下，卿等以为如何？”

众臣面面相觑。皇后以精明强干著称，何人不知，谁人不晓？对皇后开门见山提出此事，他们一时都摸不着其用意何在，况且又有由她继承大统的诏书在前，因此都躲闪着不愿马上表态。

皇后等待了片刻，见无人表态，便潸然泪下，凄然道：“先帝辞世后，我心神恍惚多日，说话做事不得要领，更无心国事。为皇位一事，众卿家面请动议过数次，我却没有听从，颁下诏书，自请主国。近日来，我细细思考，此举错矣！我已在先帝灵前请过罪，收回成命，让皇太子耶律倍继位便是了。”言罢，又低下头抹眼泪。

皇后话音刚落，先是耶律里德赞道：“皇后英明，下此决断，不愧为先帝贤后。”

紧接着，有几十位大臣也相继站出来拥护皇后的建议，连平日里骂得最凶的御史大夫耶律胡亦被珠泪涟涟的皇后所感动，竟对这个平日里他最恨的女人生出一种怜悯来。

耶律里德见皇后做了退让，自以为是他派人传播的谣言将皇后逼至此——女人毕竟是女人嘛，难道有三头六臂不成？但他不愧涉世很深，老奸臣滑，为防皇后再生反复，便步步紧逼道：“既然如此，望皇后尽快颁下诏书，选定吉日，举行登基

大典。”

萧平点点头说：“着，这件事就全权委托王爷去办得了。”

皇后的信任，不仅使耶律里德深信不疑，反而有些受宠若惊，他欣然领命。

萧平想了想，又说：“有一事还要与卿家相商。再过几天，先帝殡天便满三月。颁行诏书、举行登基大典前，须将先帝下葬。我看，这个时间不如就放在后天吧。”

众大臣听了，纷纷称是。

散朝后，耶律里德得意洋洋地走进家门。尚未更衣，他的密友、左司马李思俭后脚走了进来。耶律里德将李思俭让至书房坐下。不待耶律里德说什么，李思俭便谈起适才朝堂之事，感到皇后态度突变，不免蹊跷，担心会有什么不测。

耶律里德却不以为然地笑了，说：“世兄过于担心了。先帝在世时，那萧平倚仗亲宠，也着实跋扈了些。然而擎天之柱一旦倾倒，她也就势薄力单，孤掌难鸣了。我早已谅她也没有当皇帝的本事，但她自己提出无意国事，却是我始料未及的，哈哈……”

李思俭摇摇头，仍满怀心事地说：“此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故伎，不由我不起疑心。凭着萧平的性格，她要干什么，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先帝都奈何她不得，何况我们？世兄须小心为上。”

此刻，耶律里德正在得意中，哪能听得进去？只是一迭声地说：“世兄多虑了，世兄多虑了……”

李思俭见耶律里德如此态度，自觉无味，便叹口气起身告辞了。

两天后，临潢府城外的木叶山下，旌旗整肃，三牲齐备，文

武百官在皇后萧平的率领下，素服孝衣，列队于祭台两边。三声号炮响过，皇后进香，拜祭太祖亡灵。之后，宰相耶律察宣读了“祭大圣大明天皇帝”文，接着，百官朝天地、先帝跪行大礼……各种祭奠仪式完毕后，太祖灵柩由十六名士兵抬入墓穴，封土起陵。

一直红肿着眼、表情悲哀的萧平，这时忽然号啕大哭，一时间，竟引得哭声四起，哀动青山。

宰相耶律察和几位大臣急忙上前相劝道：“皇后请节哀。大明天皇帝业已入土，但朝中一应事情还尚须皇后作主定夺，臣等请凤体金安。”

耶律里德也说：“臣已拟好诏文，只等皇后宣诏，万望皇后节哀自重。”

萧平这才止住悲声。她擦干眼泪，声音嘶哑地问众臣道：“先帝在世时，待你们可好？”

众官员几乎异口同声回答：“先帝待臣等恩如父母。”

萧平又问：“可是先帝已故去，你们还思念他么？”

大家不明白皇后此话的用意，只好回答：“很思念他。”

话刚落音，适才还满面悲戚的萧平，突然换了一副面孔，她阴冷地笑了笑，从齿缝中挤出了一句话：“那好呀！既如此，我就成全了你们，让你们到地下见先帝去吧！”随即一声令下，事先埋伏好的强壮勇夫，将在场的不是萧平所信任的官员，全部抓捕起来，拉至太祖墓前杀掉，足足有一百余人。

待耶律里德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他不无后悔地对与他绑在一处、押往太祖墓前的李思俭说：“我被这个歹毒的女人骗了，真乃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幸免于难的官员，早已吓得面如死灰，战战兢兢，有的竟



当场昏厥过去。却也有不怕死的。

汉官赵思温站出来，义愤填膺地质问皇后：“按理，同先帝最亲近的人，莫过于皇后您了。若论谁想念先帝，应首推皇后。请问皇后为何不去地下见先帝？假如皇后愿去，臣当奉陪，如何？”

萧平听了，并未发怒，而用极为平缓的语气说：“我并非不去地下，同先帝在一起。无奈几个儿子均幼弱，一时不能承继皇位，执掌国政，便无法去见先帝了。”说罢，她抽出佩刀，手起刀落，砍掉了右手，命人放置于太祖墓穴中，以为殉葬。

皇后这一举动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冷汗涔涔。从今日起，他们才算真正领会了这个女人的心机与手段。

时隔不久，萧平皇后正式执掌了辽国内外朝政。



## 瞒天过海

夜半，纷纷扬扬的雪无声地下着。皇宫里死一般寂静，偶尔，响起一声雪压断树枝的干裂的响声。辽世宗的寝宫外，一对宫灯仍亮着，残烛将尽，烛光飘飘忽忽的，忽明忽暗。门口，两个卫兵靠着墙，将手统进皮袍中，头缩进衣领里，呼呼地睡了。

三更时分，雪稍住了些，刮起了凛冽的寒风。这时，有两个蒙面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蹿上了寝宫的墙头。他们探头看了看四周动静，然后蹑手蹑脚地摸上房脊。其中一个用脚勾住瓦檐，一个“倒挂金钩”，将身子倒吊在房檐上，用手指蘸了唾沫，戳破窗纸，

眼睛凑近洞口探视房中的动静。

房中黑暗一片，听不出有什么异样。那蒙面人“燕子展翅”跃上屋顶，与同伴一阵耳语之后，两条黑影悄没声地跳了下来，向房门摸去。他们极为熟练地用一把雪亮的匕首拨开门栓，松鼠般轻捷地蹿入寝殿，三步两步就扑到世宗御榻前。睡梦中的世宗丝毫不觉，仍蒙着头安然而睡。蒙面人上前忽的撩开衾被，举刀就刺，那手却突然在半空中僵住了——被中哪里有什么辽世宗，分明是空的！两个蒙面人大吃一惊，几乎异口同声喊道：“不好，快退！”急忙转身往殿外冲去。

早已埋伏在寝殿外的武士从四面包抄上来，与两个蒙面人拼杀，一时间，喊杀声、兵器声响成一片。两个蒙面人见势不好，边打边退。武士们看出了他们的意图，从后面围上去，断了二人的归路。蒙面人见退也无望，便摆出了拼一死的架势，左冲右突。然而毕竟寡不敌众，一个被乱刀砍死，一个被生擒。